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部初等最
審定小學新
筆算教科書
冊後三冊
每冊一角半
學部初等最
審定小學新
筆算教授法
冊五冊
每冊二角半
學部初等最
審定小學新
筆算掛圖
十六幅
二元五角

徐雋編輯 學部評語云從識數起至簡易之小數止依五年畢業之期編爲五冊冊分兩篇每一學期授一篇豫定週數二十週凡十學期五冊課畢兒童卒業後可進高等小學再習較深之算術其貧無能者有此五年程度出而謀生於尋常日用之算法已粗足應用矣又云綱領備具條理細密步步引人在今日初等小學教科書中洵無出其右者其首冊教授數目多憑實物指點俾心思有所依託多列圖畫則足以引起兒童興趣兼通應用則尤本書所特長也 教授法學部評語云教授法每課有教授要旨各表明本課所教之大綱有教授事項曰豫備曰提示曰練習有本課所授之理前課已備者但列提示練習而無豫備有應特別指授者則加注意一條以表之教員上課時手此一編可不致漫無秩序 掛圖學部評語云甚適於教授時指示之用

第五百零二號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部初等
小學珠算入門
冊二冊
二角五分

杜就田編譯 學部評語云今坊間所刊珠算書但有歌括而無詮釋故商賈家大都習其法而不明其理是書爲教授兒童而設不厭辭煩又云條流昭晰階級秩如每課多列習題亦便於練習

初等
算術書
教師用 五角

王家莢編譯 是書以日本文部省之算術書爲基以奏定初等小學章程爲準參合比照加以剪裁程度適合每書一面應用一星期眉目清楚最便講授

第五百零三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一

宋

甯宗皇帝

〔辛〕嘉定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

春三月金兵破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

之初金人攻蘄知州李誠之

字茂欽婺州東陽人

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

來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

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宋元通鑑金人圍黃州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敵兵已集大節自沈于江

而死時以誠之大節二人等死誠之果決特爲褒贈立廟大節運道等于棄城遁走所載輿轡綱目不同今並注于此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爾噶行省于邳州王庭玉行元

帥府于黃陵岡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

守率衆趨邳州蒙古蘇將呼圖哩

舊作唆魯忽禿今改

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

城建行省于府第先是穆呼哩以東平不下將還謂千戶薩里台

舊作撒爾塔今

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是薩里台以

穆呼哩命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已而金王庭玉
取曹州殺石珪。

建儲大事而假其權
于相臣杜
漸防微杜
借沂王立
後為名廣
選宗室致
奸臣陰售
覲私蓄意
廢置國事
幾遠固問
不遠于死
而推于溺
來甯宗由
貼之禍根
也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

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于是立貴和為

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嚙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彌遠器重之彌遠在

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度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

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

與莒與莒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

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洩不便遣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

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

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囑之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陂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

建陽人。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貴誠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

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至

是立為沂靖惠王後。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蔑州及綏德州十一月

圍延安府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卜凱沁

布

舊作塔海監府今改

等宴穆呼哩于河南且遣特格

舊作塔哥今改

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

月穆呼哩引兵東行入蔑州金將王公佐遁

穆呼哩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蔑而自將兵攻綏德破兩寨

夏主

遣蔑布

舊作迷僕今改

帥衆會之蔑布問穆呼哩相見之儀穆呼哩曰汝主見我

主卽其禮也蔑布曰未受主命不敢卽拜因引衆去至是穆呼哩進攻

延安蔑布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

卽完顏哈達字景山按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後仿此

與納哈塔邁珠

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趨之

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

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鼓聲震

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

哩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

字正子廣州人

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

四川以攻爲守威績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

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李

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禱。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

無比。正須若等一到。始造舩。舩舟謀爭舟。無之利焉。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膠西當登甯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

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

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

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

場。福恃弟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

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

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棣等州

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已而知濟南府種實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事在十五年五月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初

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于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

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尙未有可答天意。爾遠又解。

彌遠敢子
嫉其皇子
設計動搖
奸惡實無
可這然竑
方居潛養
正遽以他
日得志自
期非但淺
牽無知而

二月金人復來侵夏五月淮兵襲敗之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
乃命元帥左監軍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今日高塘鎮在穎
州府霍邱縣西攻固始縣破
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
其事五月鄂和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
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穫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
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
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
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
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聞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
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
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
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

爲臣子者
胸中豈宜
竟萌此想
即使克踐
尊位亦知
其不能勉
承宗緒耳

金距此時
逾一年四
月始易主
何係于長
星之見且
彼時南有
宋而北有
方興之國
而西方則
西夏之地

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
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
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字德源鄞人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
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
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
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
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
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
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于
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眞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穆呼哩所

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在吉州西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

州楊貞字正甫吉州人令妻孥先投崖已從之皆死考一統志楊貞築牛心寨以扼元兵子克義戰歿元兵攻之急命其子克敬克讓俱

長星究爲誰見耶此不材明會楚之說怪誕不知其甚也

鄭樵有言而更山川千國都落外然史稱亦太祖既元太域盡平西代國易前以蒙古語子是不國語俱不可考不知名

死妻孟氏自經乃南望再拜自投河中所載較詳今附注于此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

秦隴以爲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

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

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趨長安使烏呼鼐爾台布哈作舊

兀胡乃太不花今改屯守之遣阿齊台舊作安亦今改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鄂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爲保甯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初史彌遠欲加全

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則

將至于不可勸邪

蒙古主特穆津入西域滅回回國即默迪納國明史西域傳默迪納回回國也相傳其祖國馬哈木瑪特生而神靈蓋臣服西域諸國尊爲排哈木巴

爾猶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隋開皇間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徧于四方續綱目是條提綱書蒙古主入西域屠密爾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考元史太祖紀十七年壬午西域主北拉迪音

出奔與密爾汗合帝自將擊之擒瑪里克汗北拉迪音遁去追之不獲十八年癸未定西域諸城置達魯噶齊監治之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據此則回回之滅與角端之見事隔兩年續綱目併作一條

非是今子是條提綱但書蒙古主滅回回國而以忻都角端之見附敘目中仍加已而二字以別先後按默迪納舊作默德那排哈木巴爾舊作派噶木巴爾密爾舊作密里北拉迪音舊作北拉丁瑪里克汗舊作密里

汗今並改先是蒙古主遣子卓齊特察罕台諤格德依圖類分攻鄂托落爾

舊作轉脫羅兒今改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爾瑪舊作迭里密今改及巴喇勒哈舊作班勒訖今改城

號雖更設
川猶昔其
未撫何由
疆域其名
詳考其回
部平定山
川道里悉
案圖可稽
如漢之古
十六國唐
之安西四
鎮何不可
瞭然指視
哉

角端能解
人言事涉
荒誕楚材
雖博洽何
所據而云
然或元太
祖至此本
不爾班兵
故國好奇
歸遂從而
者會之元
史難不
足觀由當
時紀載失

方輿紀要諸城皆在天方國境天方古錫沖地舊曰天堂亦曰默伽在西域極
西考西域圖志和闐同部所屬六城有玉龍哈什蓋即元時所謂玉龍城也
塞方輿紀要在默迪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續綱目作迭于是擊定西域
納境地近天方

諸城置達嚕噶齊印華官也監治之已而蒙古主進掠忻都即印度也方輿紀
及唐謂之天竺宋時謂之忻都後又訛為印次鐵門關明史西域傳養瑪爾堪渴石城西有石峽兩崖
度有東西南北中五國所謂五印度是也如斡勞其口有門色如鐵番人號為鐵門關養

瑪爾堪古屬賓國也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
舊作撒馬兒罕今改

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
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數

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

〔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孝順河東人按侯孝順舊作取河中殺

蒙古石天應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

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

以天應子翁科按翁科舊作幹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伯守河中阿魯伯

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

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案阿魯伯舊作阿魯帶今改

三月蒙古穆呼哩卒于解州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

異宋源諸
人又不認
為誠說其
沿訛失
舉也

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

阿爾拉氏，納固爾之弟。

厚新

齊拉哀。

博

果濟，舊作博爾，訛阿爾拉，舊作阿兒，納固爾，舊作納忽，阿兒，蘭博勒呼，舊作博見，忽厚，新舊作許兀慎，齊拉哀，舊作赤老溫，今並改後仿此。

俱以忠勇佐元主創

業，賜號爲都爾本庫魯克。

舊作撥里班，曲律，今改。

猶華言四傑也。四人之子孫皆領

宿衛，號四集賽。

舊作怯薛，今改。

出官，則爲輔相焉。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

初

欽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領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領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退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于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齒牙，非其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關，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獎，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

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哈塔祿格。

舊作納合六哥，今改後仿此。

殺呼爾噶，謀以邳州降附，金人殺之。

呼爾噶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哈塔祿格殺之，遂據州反。與蒙古

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

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

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

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要赫德。

舊作牙吾答，今改後仿此。

討殺祿格，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印此悉代通監軍寬

卷九十一 宋高宗皇帝

五

金宣宗尙
未至廷登
憤一臣可
無大命而
信顧命大
預傳位大
以謀及婦
事乎且既
人疾革亦
稱疾侍亦
嬖近侍離
左能盡止
留一而朝
年老夫朝
終無侍側
必無此情
理况云龐
貴妃陰狡
機又鄭氏
能受鄭氏

冬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制置使。初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金主珣殂子守緒立

是爲金哀宗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政

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伊喇豐阿拉

本契丹人按伊喇豐阿拉舊作移刺蒲阿今改

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項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項自稱上皇德旺改元乾定

未幾遵項卒

德旺號之曰神宗

之給而不
之覺語更
自相矛盾
此必傳聞
詐外修史
者益從而
甚其辭斷
非當時實
事也

〔甲〕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

春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尙書以鄭損爲四川制

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

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金主遣尙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

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是爲理宗更名昀尊皇后爲皇太

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

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

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

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史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

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

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 本開封人石字介之谷之弟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

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

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

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于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宜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
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
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
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
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帳殿帥夏震守
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
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爲然已而
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
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
濟陽郡王判甯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
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詔傳伯成

字景初
察之孫

爲顯謨閣學士楊簡

字敬仲
慈谿人

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傳伯成楊簡及柴中行

字興之
餘干人

俱

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秘

懷字

軍德秀初以宮講侍
以宮講侍
敬之旨相
訓隔其意
實爲華誠
出外雖若
然於子茲
以爵祿相
磨急爲引
避之得去
就遠擅行
彌立尤當
廢之唯恐
不速况理
宗既替茲
而節不貳
之未講求
豈反應召
乃還從容
入對復欲
效忠殿
陸春不
實爲德秀
能爲德秀
寬矣德秀
濟王既身
被黃袍發
軍資庫金

古休吏部侍郎朱著國縣人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起居郎喬

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軍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

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倦倦于復讐也史彌遠欲以得祿際天下士慨然謂劉倫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

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達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選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

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考出知嘉

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闢于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直

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監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白鶴山亦名四明山在

四州追封希璫爲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追封所生父希璫爲榮王

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金及夏平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

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尙書李仲諤修好于金

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尙書鄂吞良弼報之

理宗皇帝

〔西乙〕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玠既而玠討壬壬

走史彌遠矯詔殺玠追玠爲巴陵郡公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

以史彌遠廢立不平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甫密告于李全全欲坐視

固執臣節
始終不從
者矣後知
事不成就
帥兵討之
故變綱目
書法以示
之意

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實無意也。王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王等乃僞爲李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王變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王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壬至楚州。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玆。詐言玆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偪玆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

起居郎魏起居郎魏玆金部

員外郎洪咨夔相繼書玆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玆進封棄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誠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洪咨夔家歸向於潛人雪川湖州有鑑水故名元和志嘗水一名嘗溪源出天目山逕湖州南下流與餘不諸溪合入太湖

蒙士 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

字甫東直隸子

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

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

元史作王縉

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

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

況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

祐詣國王博囉

王舊作索魯今改

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西

路都元帥遣錫納台

圖伯特克喇特氏按錫納台舊作笑乃自元史作省乃自圖伯特克喇特舊作禿伯快烈今並改

率銳卒三千援

之合勢進攻仙仙驍將葛鐵槍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略

無極

漢毋極縣唐改無今縣屬正定府

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已而武仙夜襲真定史天澤奔藁城未幾天澤

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擊仙仙復走西山藁城漢縣唐改藁平宋復舊今縣屬正定府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許國至鎮

李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

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

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

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

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